

HAIYANCHUBANSHE
Shaoniankongzi

杨书案 著

少年孔子



海燕出版社

少年孔子

杨书案 著

海燕出版社

少年孔子

杨书案 著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郑州市商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5印张 73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760册

ISBN 7-5350-0661-2/I·158

定价 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孔子，历代推为圣人，但有着平凡和不平凡的经历。他的“非礼”的出身，他的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，他的屡遭官府冷遇，在他的求学道路上无不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《少年孔子》，以生动的笔触、严谨的风格，将孔子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。他顽强奋斗、刻苦求学，虽贫贱而不沉沦，终于成了世界瞩目的大思想家。

一个大木盆，里面泡了半盆蚕茧，水刚刚把蚕茧淹住。一个青年女子用雪白的手轻轻拍打水面，震动已经被水渐渐泡散的蚕茧，找到丝头，抽出丝来。

她抽着丝，思绪也绵绵抽出。

“妈妈，这巷子为什么叫阙里呢？”

仲尼这孩子年纪虽小，却什么事情都喜欢寻根问底。妈妈说不上来。她问左邻右舍的老住户，他们也说不清这个古怪名字的来由。

抬起头，巷子口正对着曲阜城归德门的城阙。两个巨大的块石垒起的石墩，上面修座城楼，城楼下面石墩之间空缺地方，一条坦荡大道。心里豁然开朗，阙和缺相通，这里巷正对归德门城阙，难怪它叫阙里。

从乡下搬到曲阜城，转眼三年，一明两暗三间小房，比不上老屋宽敞，但是非少多了。

他父亲叔梁纥(hé)，多么硬朗的一条汉子。当年随鲁国军队攻打敌国，鲁军进了一半，城楼上忽然豁拉一声放下一道千斤重的大门来。孔纥正赶到门口，连忙把戈矛丢到地下，上前举起双手用力托住悬门。同时大声呼喊：中了敌人诡计，赶快退兵！鲁国人马退尽，敌军也迫到了城门口，看见一个大汉，双手托住悬门，一个个吓呆了，竟不敢再向前追杀。

这么硬朗的一条汉子，从不害病，哪知道一病就再起不来了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他快七十，毕竟老了。元配施氏，一连生了九个女孩；二房倒生了个儿子，又是个跛子；征在算三房了，生下儿子，头顶中间凹，周围高，象山丘，就叫孔丘，儿子里面排行第二，字仲尼。仲尼四岁，父亲就死了，妻妾之间也不和睦，乡下老屋住不下去，只好搬到曲阜，投奔颜氏娘家。

“仲尼，仲尼！”

她想把刚才悟到的“阙里”这个地名的来由，告诉儿子，可是，听不见儿子的回答，也听不见他的读书声。母亲急了，停下缫(sāo)丝的活路，走进西厢房，只见仲尼正对着墙壁磕头。书不好好读，他在贪玩！

“仲尼，教的书读熟了吗？”

回头见母亲站在身后，仲尼赶紧立起身来，垂手回答：

“都读熟了。”

“背给我听。”

他琅琅背诵，果然一字不差。

“背熟了，就请母亲再教新课，也不能贪玩。”

“这册木简，我都背完了。”

征在才想起，家藏的几册木简，确已读完。

“以后我教你铜器上面刻的文字好了，那是记载的古时候的礼节、政府告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方才你呆呆地对着墙壁磕头，那是玩的什么游戏？”

“我在练习行礼，不是游戏。”

“练习行礼？”

“那天，我和同伴们在南门外玩，远远看看鲁国国君在野外一个土坛上面祭祀，敲钟击鼓，冬冬咚咚，肉和果品供在桌上，酒洒在地下，一个人司仪高声唱礼，国君和大臣们按司仪的呼喊斯斯文文、整整齐齐地跪拜行礼，那场面美极了。”

“哦，你想学习礼仪，长大了，到朝廷庙堂做个司仪的礼官。”

“不只是做司仪的礼官。现在，天下混乱，人们渐渐忘了礼仪秩序，我要把周礼重新整理宣传，推行天下。”

好大口气！父亲去世，他才三四岁，现在也不过六七岁，想不到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志气。母亲心里暗暗高兴，但脸上并不表露出来，只是话语更加温和了：

“当今世界，要想出息，先要学习六种重要本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六艺：礼仪、音乐、射箭、驾车、经书、算数。六艺里面，第一项就是礼，你志愿学习礼仪是很好的事。以后，我给你买些祭器，学起礼来，就更实际了。”

仲尼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，到了晚上，对母亲说：

“妈，我到东厢房睡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征在觉得意外，他一向在西厢房跟母亲一起睡的。

“我是个男子汉了，不能老挨着母亲睡。”

“你还不满七岁呀。”

“七岁也是男子汉。礼仪不是说，男女有别吗？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：“好吧。”

春天快过去了，天气渐渐暖和，寂静的夜晚，能听见野外水鸟关关的叫声和呦呦的鹿鸣声。东厢房、西厢房，母子两个都不断翻身，久久睡不着。

征在今年不过二十三岁，年纪轻轻死了丈夫，不免孤单。幸好，儿子渐渐长大，日夜伴着自己，多少解些寂寞；谁知道，七岁的孩子就懂得男女有别，要和姆妈分床了。多年习惯，她只睡半床，那半边床铺先是留给丈夫，随后留给儿子。现在，那半边铺空着，洒了一些月光，她的心空落落的。

七岁的小男子汉，鼓起勇气，搬到东厢房睡，第一次尝到独眠滋味。浓重的夜色，从四面压来，他觉得有点透不过气。冬天塞在窗子木格中间挡风的草把，还没拔掉，在月光映照下，幻化出各种脸谱，有时象人，有时象兽，有时象鬼怪。

他想母亲了。她实在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，身上的气息温馨迷人。从记事以来，他总是枕着母亲的胳膊，吮着母亲的奶头，小手抚着她柔软又充实的乳房，才能入睡。父亲去世以后，她不再让儿子吮奶头，抚乳房，把他隔了奶，但每晚睡觉仍不离母亲腋下。现在，自充男子汉，一人独宿，守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，才知道母亲是多么令人依恋。

嚓嚓、噉噉、吱吱……什么响动？他浑身毛骨悚然，不由得惶惶然轻轻叫了一声：

“阿妈——”

想不到这样轻轻的一声呼唤，竟被对面厢房的母亲听见。

了，原来，母亲也是醒着的，正谛听着儿子的动静呢：

“仲尼，怎么啦？”

啊，母亲就在身边。一句简短的问话，又鼓起了他的勇气。

“没什么，一只老鼠。”

“要是害怕，你还过来睡。”

“不，不怕。”

“……”

两厢都不再说话。

我是男子汉了，礼仪说，男女有别。老鼠么，不是有一首老鼠和礼仪的歌，木简上还刻着呢：

老鼠还有皮，
人却无礼仪，
人要无礼仪，
人死为甚的？

老鼠还有体，
人却不讲礼！
人要不讲礼，
怎么不快死？

东厢房终于响起轻微均匀的鼻息声，西厢房母亲还翻来复去睡不着……

过了几天，征在把儿子唤到身边：

“仲尼，我给你几件东西。”

原来是一些礼器！有木头做的，圆形的、方形的，放供

品的盘子，有泥巴烧的酒壶、酒钟。和真正的祭器一模一样，却又小巧玲珑，好象玩具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他一件件摩挲着，看了又看，心花怒放。长这么大，还没有玩过这样精致的玩具呢。有了这套礼器，就可以象一个真正的主祭那样，行祭神的礼仪了。

儿子欢喜，母亲也高兴。这套礼器是用卖蚕丝挣来的几个辛苦钱，托人在市上买来的。天天缫丝，手皮都浸得发泡了，以前她没有这样劳作过，现在离开了老家的土地，到城里单独过，就什么都得靠两手挣了。

那游戏是单调的。把点燃的线香插在香炉里；摆酒钟，倒酒，一钟钟洒到地下作为祭奠；跪、叩头、起身，再跪、叩头、起身，如此重复三次，叫三拜九叩；然后读自己拟写的祭文。他却庄重严肃，认认真真，一点不觉得单调乏味。

开始独自演习，以后常常和邻居小伙伴一起行祭礼，仲尼总是主祭，司仪、读祭文、教小伙伴行礼。袅袅香烟中，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吸引一颗童稚的心。

礼和乐是相连的。钟鼓磬琴笙，吹吹打打，发出热热闹闹、悠悠扬扬的声音，使人听了，耳朵舒服，心情平和。礼，用来区别君臣、父子、男女、贵贱，分出人的等级；乐，用来亲和君臣、父子、男女、以及天下百姓。礼乐配合起来，供祖宗、祭神，进一步治理百姓、管理国家，天下就太平了。

仲尼学了礼，又想学乐，他将一只木碗当笙放在唇边，口里发出呜呜哇哇的乐音，祭神没有音乐不行。

母亲见了苦笑：“嗨，这怎么吹呀，等蚕丝卖了钱，我给你买只真正的笙吧。”

历法书上说：春分、秋分，昼夜平分。这话不错。整个冬天黑夜长白天短，立过春，节令渐渐到了春分，夜晚也渐渐缩短。

这一天，天刚麻麻亮，仲尼就起来了。他身穿紧身窄袖的武士服，手提一张桑木弓，走出厢房，来到后院，活动活动身体。后院老槐树上有一个鸟窝，一只乌鸦听到树下的响动，在窝里拍了拍翅膀，大概看看天色还早，并不飞起，便又在窝里睡了。

仲尼抬眼看了看槐树上的鸟窝，距离不会超过百步。今天是祭祀土地神的节日，祭礼之后，乡邻们要聚在一起喝酒吃宴席，比赛射箭、表演节目，现在不妨先试试箭。他信心十足，弓箭一响，管保乌鸦落地。母亲青年守寡，不愿意抛头露面，节日乡亲聚会，她不会去，又是一个人在家吃点小菜饭。射下这只乌鸦，也给母亲饭桌上添点荤腥。

他抬起弓搭上箭，正要拉弦，忽然想起简册上读过的一句话：君子不射宿鸟。宿鸟，指在窝里睡着的鸟。鸟在天空里飞翔，它是有戒备的，射中了，没什么可以抱怨。鸟在窝里睡着，一点防备没有，你悄悄射它，它死难闭眼。就射箭的人来说，射窝里睡着的鸟，也不够正大光明，和小人放暗箭差不多，这种人怎么配称君子？

他从小立志做有道德有学问光明正大的君子，当然不愿干悄悄放暗箭的事。于是梆地虚扣了一下弦，就把端起的弓

放下。乌鸦在窝里睡得安安逸逸，一点没受惊动，却惊动了西厢房的母亲。

“仲尼，你在练习弓箭？”

回过头看，西厢房亮起了灯。

“母亲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”

“我赶点针线。你过来，试试这箭袋。”

自己缫丝，自己织绢，亲自下刀尺，一针一线，这箭袋费了她多少工夫！袋面上绣了只神兽，象狮子却又不是狮子，这兽名字叫辟邪，一切邪恶凶险见了它都会躲避。

一晃，仲尼都十五六岁了，身长八九尺，比母亲整整高出一个头，左右邻居都叫他“长人”。这身材大概是接的他父亲孔纥的代。十几年的艰辛，孩子长大了，母亲却憔悴了。

佩上新箭袋，仲尼显得更加精神。

“家里困难，没有请过师傅教你，今天土地神祭日比箭，你赛得过人家吗？”

“儿子虽然没有正式从过师，小时候却是常常看父亲射箭，那姿势、要领，都还记得。这几年，我也常向曲阜城里的射箭高手请教。”

“唔。”

母亲回答得含混，也许不大相信我的箭术？

“母亲，看我把槐树上那桠枯枝射下来，给你当柴烧。”

仲尼走到窗口，嗖地一箭，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一桠枯枝哗啦啦从树上跌落下来。那只睡在窝里的老鸱受了惊，哇哇叫着，冲天飞去。

“好箭法！”

母亲赞许地笑了，心里想，那姿势多么象他父亲孔纥。

不一会儿，仲尼把枯枝拖进屋来，有点得意地说：

“母亲，这桠枯枝够你烧几顿饭了。”

征在瞪着横卧在堂屋地下的那桠枯枝，眼睛发直：

“这槐树也就三十来岁年轮吧，怎么树枝就枯死了呢？”

“也许是冬天的厚雪压断的一桠残枝。”

“不，是虫子蛀断的。”征在上前仔细看了看，找到了虫蛀的痕迹，不觉心酸地叹了口气，“先枯一枝，只怕整株树都要慢慢枯死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仲尼觉得妈妈的话不吉利，心里一阵颤栗，但尽量做出乐观的样子，“妈，老槐树硬朗着呢。”

“你该走了，”征在轻轻叹了口气，“天色不早，只怕要开始行礼祭土地神了。”

光秃了一个冬天的黄土地，开始冒出一棵棵草芽。春草染绿的田野上立着一个黄褐色的土坛，土坛正中摆着土地神的神座，神座下面供着新宰全猪、全羊、全牛，还有新酿的米酒。百姓们在神座下跪拜祈祷。

天在上，覆盖万物，地在下，承载万物，人们就把天和地并称为皇天后土。皇和后是人世间最高的权威，天和地是宇宙最高的权威，人们除了祭天之外，也要祭地。

没有土地，茅屋没有地方搭盖，就是再豪华的宫殿，也没有办法建造。没有土地，也就不会有五谷庄稼，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，都没法生活。土地神却是喜怒无常、神秘莫测的，有时候大发慈悲，给你一个庄稼丰收的好年，有时候突然发怒，给你一个颗粒无收的灾年。上自帝王，下到

百姓，人人敬重土地神，都得垒土筑坛，祭祀土地神。土地神又叫社神，每年年初，春分时节，一年农作就要开始的时候，从皇帝到百姓都要隆重祭拜社神，祈求一年的好收成，这种祭礼也叫“社祭”，这个日子便叫“社日”。

祭了土地神，乡邻们用祭神的酒和肉聚餐，饱餐之后，比赛射箭。百步以外，立两根木杆，木杆之间扯一张兽皮，上面画着靶环，靶心写一个“鹄”字。鹄（gǔ）是一种鸟，鸟是难得射中的，就象靶心不容易射中一样。

先射的几个青年，箭术都很平常，有的射不中靶，或者只中靶，而不中鹄。看的人稀稀拉拉，提不起劲。

随后上来一个青年，虎头虎脑，一身蛮力，他把一张硬弓拽得满满的，象一轮圆月，一撒手，箭带着啸声，流星般飞去，穿透木杆间那张兽皮靶，远远落在靶子后面的泥地上。一些看射箭的年轻人大声喝采，几位长者却连连摇头。

轮到仲尼射箭了，看的人陡然多起来，人丛里有声音悄悄议论：

“这青年就是有名的虎将孔纥的儿子，听说他箭术特别，不知道怎么个特别法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白。”

“他父亲在一次战斗中曾经双手托起城门，放中计的鲁国军队出城。”

“那么，他的武艺也一定高强。”

“听说，他以读书为主，并不专门练武。”

……

仲尼向周围的人拱手作了一个揖，准备射箭，人群里的议论他听了象没听见，只全神贯注，死死盯住靶子。弓还没

有完全拉满，箭已经离了弦，样子从容，动作优雅，象在舞蹈。连射三箭，攒成一簇，箭头刚好插在靶心的“鹄”字上。那箭象力量不足，并没穿透靶皮，远远飞去，而是晃晃悠悠插在兽皮上，似乎一碰就要落下。

“准倒是准，只是力气差点，”一个年轻人惋惜说，“皮子也没有射穿。”

一位长者白了那青年一眼，说：“你懂什么，这叫‘中不透皮’，最高明的射法。”

“中不透皮？请教，高明在哪里？”

“是呀，箭靶子的兽皮也射不穿，战场上怎么射杀敌人？”

“你们就外行了。这不是战场上打仗，而是演习礼乐的礼射，礼仪书上说，礼射是不能穿透靶皮的。”

长者见围观的人都在听他的高论，便津津乐道地继续说下去。孔纥这个儿子是读过礼书，懂得礼仪的，他知道“过犹不及”这个著名的道理。做事情，有一个适当的度和量，不及这个度和量是不好的，超过了适当的度和量，也是不好的，这便是“过犹不及”。仲尼按礼的要求射箭，中靶心，又不让箭穿透靶皮飞走，射得恰到好处，这才是礼仪场合真正的“礼射”。

听了长者这一番高论，有的人连连点头：

“难哪，没有高超的箭术，无论如何把握不准。”

也有不少人直摇头，练武不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用武？文绉绉地绕那么大弯，讲那么多繁琐的礼节，这箭还怎么射，那仗还怎么打？

仲尼也很满意自己今天的射箭成绩，却不把喜色挂在脸上，他向众人规规矩矩行过礼，然后退到一边，态度比射箭前

反而更加谦虚恭敬。

有人称赞：“仲尼，你今天射得真好。”

他却回答：“今天最好的事情是，乡邻们知道了，什么是礼射。”

仲尼出门之后，征在只觉得浑身无力，十分疲乏。也许是这几天赶缝箭袋，起早了，睡少了。

她躺到床上，想睡一会儿。头很沉象戴了个笆斗，昏昏沉沉，却又睡不踏实。隔壁左右，听不到什么声音，人都去祭土地神聚会欢乐了？十好几年没有参加过这种热闹活动了，隐隐约约听见郊外祭神聚餐饮酒作乐的笙歌锣鼓，闭眼就能看见踏青女子艳丽的春服，心儿禁不住浮动、摇荡起来……

沙沙沙、沙沙沙，外面在下雨吗？哦，蚕在吃桑叶，刚孵出的一茬新蚕，一早刚撒下一层桑叶。真会吃，厚厚的一层桑叶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就吃得只剩下一堆残梗。蚕宝宝眼看着一天天长大，旧的皮包不住长大的身子，就蔫头耷脑地整天睡觉。睡着睡着，旧的皮被胀破了，蜕了，长大了的身子，又长出新的皮来。这样眠三次，蜕三次，蚕宝宝长成熟了，开始呕了心血，吐出丝来。心血呕尽，丝快吐完，把最后几缕留给自己作茧自缚。一层层缠，一层层缚，茧壁越来越厚，它再也看不见外面的世界，外面世界也看不见它，它便长眠在自己做的茧壳里。多么短促的一生！

叽叽嘎嘎，沙沙沙沙，是床板的响声，还是蚕吃桑叶的声音？身子好难翻动，也有一层厚厚的茧束缚着吗？是的，生活里是有一层厚厚的似茧的东西束缚着自己，早就感觉到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层束缚自己的茧，孩子的父亲死了，做寡妇以后吗？丝是自己呕着心血一缕缕吐的，茧是自己一

层层默默织的。后悔吗，不后悔；埋怨吗，不埋怨。这是自己织的，把自己和外面世界隔绝的干净洁白的茧壳，难道不正是一个贞节女子的最好归宿……

不等宴会散席，仲尼就提前回家，他放心不下母亲。周围邻居都出门参加节日活动了，只有她青年守寡不便抛头露面，独自一人冷冷清清呆在家里，她一定会感觉孤独、寂寞，心里一定会闷闷不乐。家里没有肉食，过节她吃什么？

进了家门，仲尼只听见蚕吃桑叶的沙沙声，看不见母亲忙出忙进的身影，他有一种不吉祥的预感，心慌地喊了一声：

“母亲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西厢房才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：

“仲尼，你回来了……”

仲尼走进西厢房，母亲从来不白天睡大觉，他到床前惶恐地问：

“母亲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事。”她安慰儿子，“起早了，身子乏，躺一会儿就会好的。”

“不，你脸色不大好。”他贴近母亲，端详她的脸，“不光是累了，只怕还受了风寒，我去寻点药来——”

儿子转身要走，母亲却伸手拉他在床沿坐下：

“不要寻什么药，有一件事比吃药还有效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前二年，承邻居作媒，给你聘下其官家的姑娘。把她娶过来，冲冲喜，也许我的病就好了。”

“礼书上说，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。”仲尼不大愿意，“孩儿才十六岁呀！”